16

快樂世界

第十六期
今日一張　售洋二分
社址英租界南成都路口仁德里五八二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連郵費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

論月不定報資先惠

廣告刊例

不論地位及長短行均以英尺方寸計算

每方寸每期收大洋六角另登整頁均照地位推算

長期面議刊資先惠

衛生注射防毒器

▲定價　乾種連藥水一元六角　坤種連避毒紗布二元

諸君若備此一具、即可不求醫生、而且永久可用、

▲當時教授注射法及療治法、

▲經售處　法租界八仙橋外國坟山永清里一號一許慧庵醫室

本報啟事一

本報尚有餘存如蒙愛讀者補閱每期附郵二分（以半分一分爲限）即當原版寄奉存報無多欲補從速

本報啟事二

如蒙訂閱本報請直接向法租界愛來格路永清里一號發行主任許豪雲君接洽可也

碌碌生顧天羊啟事

鄙人現膺瞎三話四報之編輯、如荷諸老友及投稿諸君惠賜鴻文、無任歡迎、件寄快樂世界報館社可也、

本報廣告徵求承包

謹啟者、本報銷路極廣、廣告之效力自宏、如蒙承包、一頁半頁均可、價目格外克己、合意者、請於下午五時左右、駕臨敝館與顧君天羊接洽可也、或至法租界墳山路恩派亞戲院後面永清里一號、與許君接洽亦可、

上海小報協會成立

本會集合海上各小報組織而成、已加入者、有「花花世界」「快樂世界」「歡喜世界」「繁華世界」「牽絲攀藤」「阿要開心」「嘰哩咕嚕」「希奇古怪」「笑報」「三花報」「天韻日報」「阿要窩心」等十二家、已於月之二十四日正式成立、議決暫設會所於六馬路福申里三四六號、花花世界館內、如有同業願意加入者、請逕函寄該處可也、上海小報協會啟

瞎三話四啟事

本報原定於初一日出版、乃以手續未清及種種關係、故屆期未出、對於讀者、抱歉良深、茲本報特請碌碌生顧天羊二君編輯、准於初九日出版、決不延期、第一期有名家作品多篇、皆是名貴、內容如何、毋用自翊、迨出版後在閱者自辨耳、

本報贈閱青春

天韻叢書第一集青春業已出版內容除天韻同文長短小說十餘篇外尚有星社諸健將精心結構之作七八篇補白不計誠大好之小說集也定價四角凡訂閱本報全年均得贈閱一冊次則附郵二角亦當照贈一冊惟附郵以半分一分三分四分爲限不收

本報館啟

科天影

快手魔術

專接堂會

教授魔術　限期速成　贈送器具　詳章面詢

接洽處北海路跑馬廳遠東飯店對面亞東魔幻研究學社或大世界魔術場後台

定期不誤

中國第一靈驗丹方無論新老各種危險白濁百藥無效者請服琥珀白濁粉并無苦辣惡味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即可將膀胱內尿管中之齷齪淋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干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漸漸洩出

◎奉農商部頒定註冊

定可保險除根永不複發

◎每料只取藥本　◎大洋二角五分

養和室　總行雲南路一九八號　分行九江路二五〇號

大馬路　二馬路　三馬路　四馬路　五馬路　六馬路　各煙店　錢莊均　有代售

社會長篇　奇形怪狀錄

秋夢生著　張國權繪

（十六）

第一回　以姪代叔淫婦無恥　認妹作女逆子亂倫

印琪山是這樣受他叔父印少甫的薰陶、居然也曉得發奮自勵起來、數年之後、被他將關於醫學上的秘訣、多研究得很明白、印少甫自是喜歡、就叫印琪山跟着自己料理診務、又替他娶了個老婆、當時因印琪山不成人、而替他代管的財產、也仍舊歸還了他、還許多話、皆是民國以前、清代末年的事情、印琪山這樣平安無事的過了些時、忽然有一年時疫盛行、把印少甫的兩個兒子、連帶染疫而死、雖有醫術高明的父親、也救不得他們的性命、印少甫只生這兩個兒子、怎能不傷心呢、又加風燭之年、如何經得起這樣的變故、就此憂傷成病、不久索性跟着他們兩個兒子去了、臨彌留的辰光、因爲自己兒子、統未娶妻生子、所以遺命、印琪山承繼自己膝下、所有財產、將來分作二股、一半給王氏、一半給琪山、琪山自然一口答應、印少甫死後、他就幫着叔母王氏、料理喪務、王氏對於死去兩個兒子、倒並不覺着怎樣傷心、原來王氏是印少甫的繼絃、兩個兒子、都是花燭前妻、馬氏所生、與王氏痛癢不相關、自然用不着哀傷、況且他自己紀、還祗三十有另、安知將來不會生子呢、無奈印少甫已有五十多歲了、要是他兒子不死呢、

着的快樂

（和合）

我也贊成、與其留着萬惡的金錢、傳給子孫、去供給他們任意揮霍、不如將自己掙來的錢、由我自己用、免得爲人譏笑、說是替兒孫作馬牛啊、因爲你即使節衣縮食、勤儉自持、而積聚了鉅萬家資、末了雙手交給他們、他們也未見得見你的情而感激你、那又何苦來，我倒要請你仔細想一想、這樣值得不値得呢、所以有些看得穿的人、都主張趁自己健壯的辰光、儘可着點吃點、我些快樂、不過我以爲講到吃、一吃就消化、也沒有什麼道理、還是着點、來得快樂、因爲衣服着在身上、至少可以保證、一二年之內、不會毀壞、不比吃的東西、一到嘴裏、便無成績可言了、

快樂箴言

（色）（錚錚）

「食色天性、」此古言也、凡人之於世、得勤勤視業、全爲此耳、否則將不成世界矣、惟人之於色每多無限、飽暖思淫、荒亂無度、其爲害之烈、足蹙壽命、「色爲刮骨剛刀、」以此度之、可知色之於人、無異以刀自刃也、即以食論、則一日三餐、調勻有制、得健康裕如、故色亦不得無限、否則即遭叵測伊於胡底矣、有恃金錢孔多、而涉足花柳者、此則更可哀矣、以寶貴之金錢、而虛擲於魔窟、其結果則反艱苦逼讓、不啻深入地獄、疾病染身、呼救乏術、斯時則後悔及、然已晚矣、此尤爲吾人宜深戒急不容緩之事也、

妓女拉客的妙法

（文曲星）

無論做那一項生意都要有一種號召品牛意方纔能夠發達、像書錦里一帶的綢緞莊、每天終有音樂隊聽見、使得行人聽了、可以進去光顧、南京路上、幾爿大公司、時常有大減價的舉動、一般人以爲買的東西、比平常買的來得便宜、所以大家不約而同的進去光顧、弄得幾個夥計、大忙特忙、幾乎要加入團團轉的籍貫了、又像吾們在路上所接受的傳單、都是他們的號召品、閒話說了一大篇、正文却隻字未提、很對不住本報的碌碌生、費了本報寶貴的地方、又很對不住讀報者諸君、耗費了你們的寶貴光陰、嘰哩咕嚕的話少說、正文來了、七八點鐘的時候、貴州路上、不是有身穿紅綠衣裳的妓女、（俗謂淌白野鷄）嗎、就是在半夜子時的時候、浙江路上也有這種妓女、但是光顧的人很少、因爲光顧了她們、又要和六〇六九一四軋朋友了、所以光顧的、都是一般下等人物、但是貴州路上的妓女、比浙江路上的妓女來得多、所以在夜裏、吾們走過貴州路的時候、一種來噓來噓之聲、震耳欲聾、加之老鴇拖拖拉拉要經近這條路、可以說一句「勢比登天還難」呢、妓女的生意、在初一十五兩天、或禮拜日生意最盛、因爲這幾天、都是一般勞工神聖休息的日子、別的日子、概稍爲推扳些、你們（指妓女們）在生意清淡的時候、倘然你們看見行人走過、叫老鴇過去搶那人的帽子、搶到手了、你們就向自己房間的地方走去、那個人失了帽子、自然不肯甘休、跟上來問你討索、你就可以將那頂帽子權作一塊肉、把他釣到房間裏去、那個人既然到了你的房間裏、一時肉慾冲動、就光顧你的生意了、這不是一個很好拉客的妙法嗎、哈…在下剛巧寫到這裏、背後忽然出來一位程咬金、拍着吾的肩架道、「你將這個妙法、供給妓女們、却苦了」一般行人們、你忍他們和六〇六九一四軋朋友嗎、吾被他這樣一說、說不出話只好吃癟了、所以吾宿性再塗幾筆、來告行人們、以後你們經過這幾條路的時候、須拿帽子按牢、不要放鬆、以防他們來搶、倘然帽子被他們搶去了、不得已光顧他們這是不好怪吾的、好怪你自已爲何不按牢帽子、這是與吾無責的呢、因爲吾在這裏、已經預先聲明過了、

經濟學

（六）（天羊）

▲修面的經濟▼

修面照近來理髮店的普通價目、祇要小洋一角、並不十分貴、照理不必經濟得、但是好經濟，落得經濟經濟、怎樣經濟呢、你把一日的修面費積起來、去到法大馬路雜貨店裏去買一把起碼保安刀、不過四角幾分、要是再經濟些、可以到四馬路石路等處的舊貨攤上去買一把、祇要三角小洋鈿、實在便宜得很、買來以後、把毛刺刺的鬍子、自已費一些功夫刮掉他、裏面的剛片刮鈍了、可以換掉一片、祇費大洋一角、再去配一張、又好用他一年二年、眞眞經濟，大不可小算、比如每禮拜修面一次的、每日就要四角、每年豈不是要五元了嗎、積了四五年、好穿一件皮袍子了、哈哈、理髮匠不要罵敝羊拉裏媽、敝羊還麻舉刀（保安刀）有禮了、

▲剪髮的經濟▼

講到愛漂亮的朋友、他們大多數是不歡喜剃頭的、因爲光禿禿的眞難看、所以他們都喜歡蓄髮、什麼平頂呀、圓頂呀、分開頭呀、現在最通行的什麼朝後梳呀、明星頭呀、他們今天換這樣、明天換那樣、但是照這樣弄起來、錢一定要化得大了、錢化得多了、不是太煞不經濟了麼、但是要經濟、只須包一個剃頭司務、每月津貼他幾元錢、計算起來、豈不是比了一樂也等處要便宜得麼、然而以上是對於經濟寬裕的講的、要是經濟拮据的、可以到馬路上去叫一個露天剃頭司務、替你剃一個時式頭、祇要一百幾十文、眞好算經濟了、如故怕熟人看見了難爲情、可以叫他到自已家裏去剃、但是他們的刀都是鈍得不得了、如故頭髮被他們連根拔掉了、祇可自認悔氣、痛在頭裏、記在心裏、看看銅鈿面上罷、

膀子經驗談

（八）（碌碌生）

那年長的還要同我強辨、嘴裏嘰哩咕嚕的說道、我們好好的走路、何嘗踏着你的手帕、我又笑嘻七的說道、好得我還未將手帕拾起、還在小妹妹的脚底下呢、我同你們爭也白爭的、請你們自己低下頭去看吧、我說完之後、她倆一齊把頭低下一看、不由得撲嗤的笑了起來、那年長的也沒話說了、惟有只位年輕的、面孔上微微的紅了一紅、低下去將手帕拾了起來、拿在手裏拂一拂乾淨、對我說道、「對不起、我們實在是沒有看見、請你原諒些、」她說完之後，就將手帕送還我手裏，那時候我也想不出什麼話去對付她、嘴裏只說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她將手帕提到了我手裏、便拖了那年長的就走、臨走的時候，二隻眼睛還對我望了一望、在自已袋裏摸了一塊手帕出來、按住了嘴、一路的笑過去、我仔細對她一看、生得實在不差，心裏一轉念頭、沒有別的法子、拖了小王就走、小王問我什麼地方去、我說你不要管他、跟我走就是了、小王說我來勸勸你吧、不要這樣的癡心妄想了、還是安安逸逸的白相一會兒吧、她們也不見得會來看中你這樣的人、我說你不要多嚮、我是有本領去吊、小王說我看你的本領吧、我跟你跑就是了、我朝前一看、見她們到樓上去了、我就也釘上樓去、

卿憐我

▲題解　卿須憐我我憐卿　（紅郎）

閱者諸君看了鄙人的題目、一定一懂是怎麼一回事的、且慢、讓區區慢慢的道來、免得諸君掩在悶葫蘆裏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却說區區姊妹很多、就是契的姊姊、也有幾個、一位姊姊就屈居我們舍下、她乃一女學生、故結交女友頗多、我祇記得一位女友、名娟姊的、她時時來訪余姊、論其容貌、實在不敢過獎、截髮作鴨屁股、肥腰婀娜、風騷不讓韓家姊姊、特其芳年二八耳、是以稚氣猶未脫、故余時以笑語逗之、彼亦不怒、後過從漸密、遂與予漸諗、時以褻語對予、余以彼爲余姊友、亦即虛與之委蛇、彼乃以爲余有情於彼也、浪態更甚、坐恆靠余肩、行恆傍余身、在他人視之、以爲余二人親愛甚矣、不然知余心、則別有所算也、一日天驟下雨、滂沱不止、彼姝忽至、時室中無他人、彼作態語余曰、「余爲風雨所侵、遍身僵木乞哥爲我按摩可乎、」言時作嫣焉笑、狀殊難墻、余是時忽不知如何慾念難集、即不與之按摩、遽擁之而吻、彼亦允就、嬌喘不已、仍命余爲之按摩、余乃徐徐爲之撫摩、自首至足、殆無不遍、斯時已魂飛天外、腰肢擺動不已、余亦藹焉、有頃撫畢、皮摟余頸徐徐起坐、就余語、余思彼既如是之遷就、遂亦欣然與之語、時已黃昏、玉兔上升、皎潔如玉石欄上、喁喁細語、「卿憐我我憐卿、」於是時詠之宜矣、其後余每思及此、未嘗不啞然失笑、蓋余素惜之人、而一旦忽與之暱、甯非奇哉、特誌之以供閱者、

新劇職工總公會籌備會成立

新劇同人、鑒時勢之趨向、故有新劇職工會之組織、經徐寒梅、劉一新、張頤顯等之發起、曾一度開會集議、各劇社主任如王福田愈樵翁王一士陳化新董天民吳蓼笑等、均行到齊討論、結果一致贊成、遂於初二日復經開會、到者百餘人、當時宣告籌備會成立、舉徐寒梅爲臨時主席、由高梨痕草成上海新劇職工總公會簡章草案、其宗旨爲聯絡同志感情、研究藝術、改良新

星期的一樂（三）

（夢不漁）

青蓮閣也不想去、預備打道回府、這位博士一定要我陪伴他、區區回答他說「不興、不興」等到我不興二個字也沒有說完、他竟實行拉夫主義、區區的脚衹能不由自主的跟他跑、走到北浙江路口、跳上五路電車、這座電車裏面的座客、眞是多得𠰻淘成、軋得區區的汗如淚珠的落下來、這時候、區區觸鼻的聞着、脂粉的香氣、別轉頭一看原來是一個半老徐娘、一張照會、英法交界、再加嘴上塗的胭脂、紅得了不得、穿一件華絲葛的旗袍、觀其舉動、像煞非常的蘐浮、觀她的形狀、像煞誰家的姨太太、一雙眼睛、不時的向座客苗了苗、博士暗暗的對區區說、「這是姨太太、我們不妨來試試吊膀子的手段」區區說「我是沒有本事、只好看你的」博士聽了這句話、伸開手向胸上一拍、說着「看我的」區區回答他說「可惜你的面孔生得太黑、不是一個本國的小白臉、却是一個印度小白臉、恐怕她不喜歡你吧、」他聽了老着面皮說「黑裏俏、黑裏俏、」區區聽了這句話、眞要把嘴吧都笑歪了、他呢、還要得意揚匕的說着「看我的、看我的」我倆正鬼祟祟的在討論吊膀子問題、她似乎聽得我們所討論的意思、白了眼睛向我們看、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作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形色、暗暗地伸出手向立在她旁邊的一個偉男子的一推、像煞將此事告訴他、我倆一看、呆如木鷄、想此偉男子如何是她的……我倆眞是吊膀子瞎了眼睛、這個陪伴她的男子、體態魁梧、像丘八大爺、睜出兩顆胡桃大的眼睛、目不轉瞬的向我倆望、嚇得我倆手也抖了、心中卜卜的跳、脚也軟了、要走也不能走、虧得這位仁兄大人體諒我倆、沒有請我倆吃雪茄烟、車子到了四馬路、我倆急忙的跳下電車、慢慢的走到青蓮閣、走在路上、那時候區區要出出心中的烏氣、大聲的說「看你的、看你本事大、險乎吃雪茄烟、」博士說「今日算我倒霉、逢着這位仁兄大人、請你原諒、」一霎時到青蓮閣門首、博士說「我們還是到大世界去白相吧、裏面也沒有什麽好鷄、」區區連聲的說好好、叫了兩部車子望大世界走、一霎時、大世界到了、付了車錢、買了票、往大世界走、走進武林班門首、觸目所見、盡是妖艷淫姬、觸鼻所聞、無非脂粉香氣、我倆剛走到共和廳門首、適巧遇着一個異性、向我倆嫣然一笑、弄得我倆神魂顚倒、區區說、「此妙齡女郎非淌白也」博士也說「老哥之言不錯、我倆釘上去看看、」我倆行行重行行、將近她有寸步、區區對博士說、「我伲到影戲場去」說畢、向她望、似乎要她同我倆同去、她也向我倆一望、區區將無線電放上去、她也回電相敬、區區老着面皮對博士說（去呀、去呀、立在這裏、像甚麽）她也老着面皮同我倆講話、走進影戲場、人多得𠰻淘成、她說「影戲沒有什麽好看、還是到我家裏去坐坐吧、」我倆就跟她跑、走出大世界到對面某某里、她的妝閣也妝飾得槃槃齊齊、起初她非常的規矩、後來漸漸的也不識相了、摸發摸發、強要我倆今日睡在她的芳閣裏、這時候區區曉得她是三點水、唉、我倆都是初出茅蘆的小影子、那裏能夠答應她呢、區區連忙說、「我倆今日一定要回家、因爲家長要擔憂、改日必來造訪」說畢、付了兩元、拖了博士就跑、走出她們門口、店上的鐘竟鳴八下、我二放開脚步、急急忙忙的回家、哈哈、這可算我倆星期的樂呢、（完）

嚇雞群之鶴（四）

「奇賤」

老六這人的本領是好極了、非但能力戰二敵，還能車輪戰呢、

有一天晚上、上文所說的木子君又約了十多個朋友、在四馬路上的那個小旅館中、開了個房間、叫茶房到鷄窠中把老六叫了來、老六既來、他們便用錢打發開了伊的黃包車、就對老六說道、「老六上次我們是戰你不過、我們二個人都給你打軟了、你好笑我們、說我們是無用的銀樣蠟槍頭、好，今天我們要來報仇了、不把你打敗流淚、不算好漢、你若然眞有本領能耐、那末、你今夜就和我們戰一下、老六、你可敢戰不敢戰、你可怕不可怕」老六披了一披嘴道、「我總不怕的，就是你去叫了紅頭阿三印度人來、我也不怕的、我也非叫他對我軟了下來、對我流淚痛哭不止呢、小木子你今天喚了多少人來、這些人都是你的助手嗎、要是眞的、我也不怕、只須你們多去買上些皮紙就是、」木子道、好的、就拿出一塊錢、叫茶房到外面去買一塊錢的皮紙來、再對老六說道、你既不怕、那末我們便預備開戰罷、那些不願和老六戰的朋友聽了、就都告辭而回去了、但所存連老六在內、還有七個人、不久茶房將皮紙買來了、老六就說要吃點心、不吃飽了是不能交戰的、木子就問他吃些甚麽點心呢、老六說吃炒麪罷、木子聽了、就叫了茶房去買三盆炒麪來、他們一面就來和老六謔浪喜笑、或撫其喜馬拉雅山、或探其帕米而高原、或吻伊的櫻桃、或香伊的二腮、老六隨他們撫弄、並不阻止他們、也不怕難爲情，直等到炒麪送到、手也不洗、就爭去提起筷來、作狠吞虎嚥的舉動了、我想那炒麪的味、想必是很鮮呢、吃完了麵、就把門關上了、布置戰陣、弄到結底、我們六個人、一個一個都被老六戰勝、小木子這時候、也沒有話對老六說了、然而老六還是精神抖擻的在那裏叫我們放馬過去、我們六個人一個都也不敢上去了、哈哈、像老六這樣的能夠大戰、或者憐愛君因此而稱是雞羣之鶴、

老六這人、旣是善戰、平日就頗留意人才、有徐某者、爲某隊之團員、生得嬌小非常、却是很爲善戰、初次與老六相遇時、曾與之一夜交戰四次、而未嘗稍衰、因之、老六極滿意、深願夜夜與之同宿、可是這徐某雖也是個小開、不過金錢一層、完全沒有經手、每日所用的錢、都是自己在外東借西貸、他起初自相老六、還拼命設法弄錢、照這樣的一五一十付賬、可是後來錢實在無法弄到了、就不得不暫時裏足不去了、老六如此愛戰、善戰、在此一點、亦算鷄羣之鶴了麽、

有一日夜裏、也眞是湊巧、老六接着了個瘟生客人，在旅館中開了個房間、窩心了一回、就去了、老六自然是不能滿足的、就想起了那姓徐的、就叫茶房去到姓除的地方把姓徐的叫了來、重新作戰起來、直到雙方俱疲爲止、可是這位姓徐的却大大的得着好處了、不特得斬一回白斬鷄，而且他把老六的漿糊竹管掏了幾下、沾着了前客留着在內的爛漿糊、歸家數日後、自來水龍頭就出了毛病、開起裱畫店來了、迄今猶在那裏天天打針、步履不便呢、姓徐的受着這種好處、固然是孽由自作、無人可憐、然而也不能不可恨那拿漿糊竹管害人的老六呀、

像這樣的爛漿糊竹管、如何還能說伊是鷄羣之鶴呢、 「完」

白　濁　險

各種危險白濁永久不愈、百藥無效者請服琥珀白濁粉每料小洋二角半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定可將勝胱內尿管中之齷齪白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洩出包你永遠不發　總發行雲南路一九八號大慶里口養和室　大馬路日昇樓下成茂錢莊　新閘橋電車站新園浴室　五馬路羣玉坊榮大國貨老藥房

男女新劇　競社　承接堂會

張彩霞　俞樵翁　胡君安　徐素秋

貴府相邀價目念四元八正劇價目面議接洽處法界大世界對面弍弍里四號或大世界競社後台亦可接洽也

男女合演　滑稽趣劇　新心團

高巨寅　趙長松　王翠英　吳天紅

本團專接喜慶堂會定期不誤價洋十八元八角如蒙相邀請至四馬路神仙世界三樓後台接洽可會

兒科專家　沈葆如　專治

貧病不計

原在東新橋今上午門診改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一百九十號沿馬路石庫門內乘十七八兩路無軌電車可直達門診仍四角六十出診二元四角六十

小兒傷寒　溫病　寒熱　咳嗽　痰喘　吐瀉　疳膨　蟲癆　驚風　痧子　天化　雜病　一切危急等症

小快樂

第六號

本欄啓事

本報爲增添閱者快樂起見特闢小快樂一欄如有短小精悍快樂有趣之稿件一律歡迎一經登載備有薄酬聊答雅意

快樂閑話

（四）（大樂）

除了吃着嫖賭之外，尚還有許多的可以快樂的、像吊膀子、未嘗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吊膀子可說是男女交際的別名、男女交際、是免不了的、吊膀子當然也免不了的、吊膀子進一步、就是發生男女戀愛、再進一步、實行同居之愛、由此觀之、吊膀子不是一件極快樂的事麼、這快樂事、隨時隨地可以得到快樂、有些人見了快樂不去尋、反而入了歧途、尋到了煩惱、所以我說世界上都是快樂、只要明日快樂的眞義、有尋快樂的本領、憂愁煩惱、萬萬纏不到身上來、可以逍遙一世噲、世人啊你們可以快起尋快樂、不必處在煩惱憂愁之鄉、我們這快樂報、就是補你們快樂的不足呀、

兩個問題

（笨人）

昨天我走過三馬路的一條小弄堂、看見有一個人，在弄堂的角角裏小便、大約有一刻多鐘、而且兩隻手、還不住的動着、後來臨走的時候、看他的神氣、好像非常的得意、不知這一刻多鐘、幹些什麼事情、後來九點鐘的時候走、過四馬路的振華旅、社傍邊、一個玻璃窗裏面有一只鐵床、下半段因爲窗子太高、沒有看見、所看見的、只有上半段、看他將二面的帳子閉攏、不多一回兒、只見帳子微微的亂動、起先動得狠慢、一點一點的快起來了、快到後來、又漸漸慢起來、從慢的而又不動了、不動之後、又見二面的帳子亦拉開了、這只床上幹些什麼事情　我却亦不知道、以上的二個問題、我實在知道裏面的眞相，不論何人、如能知之、請在下期的本欄告我、感激之至、

花間春訊

民和里素梅爲老七、該兩日勿曉得啥個道理、搭一個姓薛的小白臉、要好得來、日都教伊條跳舞、（味四素）

民和里紅芳鶴老七、該節掉到仔新會樂文梅搭去哉、褲帶交關鬆肯、格老白板有邪邪氣氣得來、

粢飯學校畢業

（粟六生）

同學朱君、於元月十六日大喜、余往賀之，心悉彼新夫爲師範學校畢業生、故知彼低蘊者、咸戲呼之曰粢飯學堂畢業生、方嘈雜間、忽朱君之弟錫寶大呼曰、油炸膾學堂畢業生配粢飯學堂畢業生、的是天定佳耦也、余初以爲此言不過因朱君身軀頎長而發、後深思之、不禁莞爾、蓋油炸膾與粢飯、其關係因有如是如是也、錫寶君可謂謔而虐矣、（諸君讀此稿、倘能閉目深思我知其必欲眼淚鼻涕也、一笑、粟六生註）

後生可畏

小友徐君逸亭、年十二、而天資慧質、異於常人、日昨見余、出一冊示余、令余句讀、余視之、則「好春新是非少不得打官司做酒缸缸好做醋鑢鑢酸」念一個大大也、余爲之句讀曰、「新春好、是非少、不得打官司、做酒缸缸好、做醋鑢鑢酸、」彼見之、曰不不、余使之自爲句讀、則爲「新春好是非、少不得打官司、做酒缸缸好、做錯鑢鑢酸、」蓋意義則成反比例、而句讀則模稜兩可也、余不禁深贊徐君之天賦獨厚不置、（粟六生）

快樂新詩

▲吊膀子（不文）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美麗溫文的女郎、腦府裏那得念頭轉、放開十二分的精神、獻一獻大好身手、漫說俏媚眼、做給瞎子看、入非鐵與石、豈不把情留、實行甲乙丙、追踵一二一二的開步走、須臾間成了大好姻緣、三東一品暫作小勾留、

小快樂

（大快）

途中給得性史一冊、坐電車、未曾買票、與女友握手、糞急遇公坑所、購紅棗得南棗一包、叉麻雀和三代、搭訕頭吊成膀子、夢中邂逅巫山神女、遇美女子、得嫣然一笑，發財票得三彩、正飢腸轆轆友人忽邀叙餐、

亂點鴛鴦

（六）（大樂）

第一回　張翼德尋花問柳　劉伯溫吃醋爭風

第二天早晨起來、一個人到滙豐銀行去、將欵子領了出來、跑到家裏沒祥還只剛剛起來、談了幾句無關緊的閒話、不多一回兒、吃午飯的時候已經到了、沒祥便叫娘姨開飯、吃過了中飯、沒祥對張飛說、我們到公司裏看看吧、張飛說好的好的、二人坐了車子、剛走到一馬路口、只聽見背後有女人聲音喊道、張大少、張大少、張飛回頭一看、原來是從前的老相好、崔鶯鶯小老八、便叫車子停一停、鶯鶯跑上來與張飛說道、是幾時來的、張飛說是昨天來的、你現在的生意上在什麼地方、鶯鶯說就在汕頭路大慶里、歇一歇請過來白相、張飛說我停一回、一准來的、我現在還有點事情、說完車子也去了、到了公司裏、四面看了一看、裝刷得非常之好、胡大海出來招呼、白相了半天、張飛要回去了、胡大海一定要將張飛留住吃夜飯、張飛一定不肯同汝祥回到家中、到了上火的時候、張飛也不關照汝祥、一個人到楊貴妃那裏打茶會去了、

六馬路福申里

統一旅社

電話中央二三四六

本旅社在英界六馬路福申里定建特式洋房地點適當南通洋涇浜毗連法界左靠石路近邇鄭家木橋此乃中心熱鬧之境所謂南北稱利極副旅行之便內容陳設優美器具精良每房間內裝電鈴電爐電扇可稱冬夏咸宜取其勤靜之適意並備應用雜物文具等件旅客隨時播用應有盡有無美不備

詩謎出售

悟禪馬君於詩學夙有研究故其所製謎條莊諧並出字義精細使射者不易捉摸然句句咸信而有徵古本皆屬官板秘本茲有新製出精良詩謎若干條均未經問世願出售以供文人之游戲唯所存無多幸弗交臂失之如欲購者逕向本報發行處接洽可也本報特啟

許慧庵醫生

時間　門診　上午九時起　出診　三時後

診例　門診　六角六十　出診　二元六角

注射　梅毒　初　五　二期七元　三　十

過時不候　拔診加倍

許慧庵訂

地址　法租界八仙橋坟山路永清里一號

許慧庵醫生發明　海上繁華、稱甲全國、花事尤盛、涉足花叢者、日計之何止千百、偶不經意、即染梅毒、即據本醫生每日門診……